

考古所见萨满之腰铃与饰牌

冯恩学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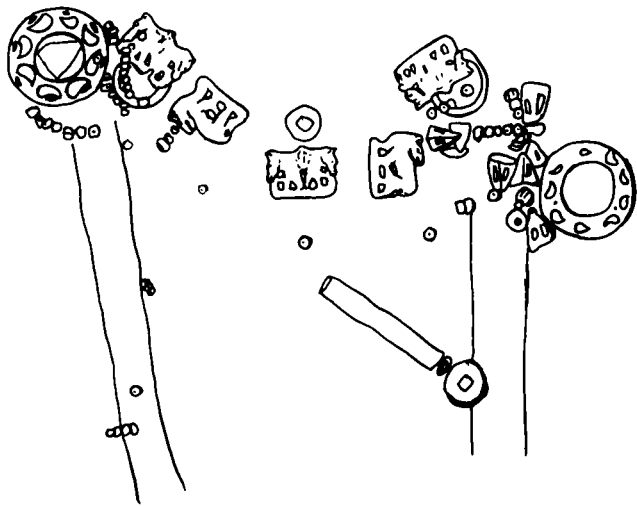
The nine bronze bells hanging from the occupant's waistbelt, unearthed in the Tomb No. 38 in Deliesidui, Russia are just the same as those used in Shamantic religious ceremonies. This discovery indicates that the Xiongnu occupant is very likely to be a woman Shaman and it also suggests that metal waistbelts had already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Xiongnu Age. There are also some glass beads and strings of stone beads hanging from the waistbelt, which have the same functions as the bells. The beads are the primitive form of "waistbells". The gold image of goddess unearthed in the No. 7 Turkic tomb in Guoyi—bala, Russia, the goddess may have been the first ancestor for shamanism. The decorated ornaments unearthed in the Nuzhen tombs from Liao Dynasty and Mohe tombs had originated from the Xiongnu open work ornaments. The excavation of bronze openwork ornaments and bells in Vuzhen tombs from Ming Dynasty in Liaoning province reflects the fact that the use of this kind of ornament had extended to Ming Dynasty.

一

萨满教是广泛存在于北亚和东北亚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创世神话中的第一位萨满都是女萨满，供奉神祇也以女性神为主，可知萨满教起源于母系社会。猛犸神是萨满教普遍供奉的重要神灵，它参与了创世活动，是它用獠牙开劈了山川沟谷，形成了人们看到的地貌，而猛犸象在全新世已基本灭绝，依此可推测萨满教在旧石器时代已产生，并延续至今。萨满教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变其外形与内容，但其基本的宗教信仰观和祭祀基本形式却世代延续下来。

萨满教认为宇宙是多层次结构，有三、九、十三等等诸层。每层都居住着善神和恶神。世上万物各有司神，却无一主神控制全

局。萨满俗称为“大神”，是族众的保护人，为了祛灾驱魔，或为指导生产，或为求得军事胜利而周旋于各层神灵魔怪和人之间。她的灵魂能游荡飞升，克服重重艰险找到所需请的神，并使之附体。在二神配合下（二神负责接待请来的神，解释神的动作和要求指示，送走神等），神能与人沟通。萨满请神的祭祀形式需要在近于昏迷状态中进行，通过特征的或模拟的动作和声响表演来完成：如火神来则吃火炭、跑火池；蛇神来则仰面朝天，蠕动前行，故俗称为跳大神。响器是萨满请神祭祀必需的工具，其中最主要的是腰铃和鼓。相传腰铃是天神阿布卡赫赫战裙上的佩物，它的震动声音使恶魔害怕、头晕。萨满佩腰铃才能请神驱魔，铃声震响还表示萨满飞升入天请神，或请来的神行走搏斗而发



图一 德列斯堆 38 号墓腰部附近遗物分布

出的震动声音^①。鼓声铃声代表云涛、河流、激战之宏阔音。

在日常生活中，只有马和骆驼等畜力或爱犬才佩带铃铛，以防止走失，确定方位，或显示威风。常人是不能也不便佩带铃铛。萨满神器的腰铃为萨满专用，由专职侍神人员保存，一般族众受严格禁忌限制不能接触腰铃，从而强化萨满的特权和神圣^②。因此，古代墓葬中佩于人身上的铜铃都应是萨满的神器法具。

二

外贝加尔西南部的德列斯堆匈奴墓地是 1930 年被发现的，因出土动物纹牌饰而闻名。1984 年又发掘了第 38 号墓，为土坑竖穴，长方形木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人骨经鉴定为 60 岁的老年女性。头部有缝于帽上的装饰品，右手处有黍粒，左手处有雪松籽，其余随葬品皆分布于腰部或偏下部位（图一）。2 件镂

孔青铜环形牌位于腰之两侧，3 件双马纹青铜牌和 2 件回首猛兽纹牌相间分布于中间。2 件青铜环被压在双马纹牌之下，中部还有 1 件铁环。饰牌之下有数量很多的玉髓珠和玻璃珠，呈串链状分布，左侧还有 9 件小型的钟形青铜铃。在两股骨之间还斜置 1 根圆柱形的“短鞭杆”，下端有 1 枚白色石珠和 2 枚五铢钱，五铢钱压在左侧股骨上^③。

从分布位置分析，环形牌和动物纹牌应是墓主人腰带上缀着的牌饰，铜环和铁环是腰带的连接部件。铜铃是挂在腰带上的，或编成串链，或单独悬挂。因此，此墓主应该是一位女性老萨满。

该墓出五铢钱，5 件动物纹透雕牌饰与匈奴墓中常见的动物纹牌饰风格一致（图二），环形牌上的水滴式的纹样也见于辽宁西岔沟墓出土的牌饰上^④。西岔沟墓出土的铜镜等遗物年代应断在汉武帝到西汉末。达维多娃和米亚耶夫把德列斯堆 38 号墓的年代断在公元前 1 世纪是可信的。那么，萨满之铜腰铃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了。

萨满教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在使用金属腰铃之前，必有一个使用石块、骨块等非金属质的原始腰铃阶段。南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恩加那善人萨满教供奉的双头帐神之腰带上就挂着串珠^⑤（图三：1）。满族神话《乌布西奔妈妈》、《东海沉冤录》、《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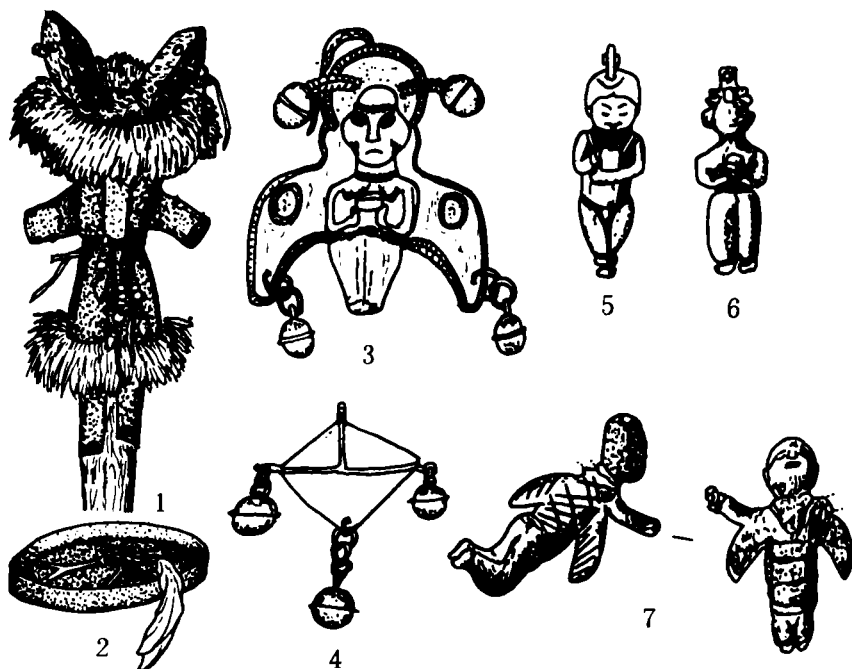


图二 德列斯堆 38 号墓出土的腰带牌饰和铜铃

世罕王传》中描述萨满祭祀，其萨满腰间佩饰是围挂各种形状的粗陋的有色石块和用兽毛编织的系带，甚至将石块佩饰坠在萨满神帽上。萨满跳神时，随着舞步使相撞的石头发出各种和谐的声音，夜间还能发出微光^⑥。德列斯堆 38 号墓主的头部有“缝于帽上的装饰品”，腰带之下有大量玉髓珠

和玻璃珠呈链串状分布，这些珠子也能在夜间月光或火光照耀下发出微光，与神话描述的情形相符。因此，这些珠饰也是“腰铃”，而不会是缀于衣袋上的饰件。石铃与铜铃共见于一带，反映了匈奴时期处于石铃向铜铃过渡的情形。

萨满教鼓有两种，第一种是神鼓，俗称抓鼓。体小而扁，有圆形、椭圆形、长条形。皮革蒙面，面上绘神界图案、神偶像，鼓背中间有抓手（把柄），缀以铜钱和彩布条。用法是左手抓鼓背的桥形抓手，右手持鼓鞭敲击。神鼓声代表着云涛、风雷，表示萨满或请的神驾云在空中飞行，所以神鼓鞭被喻为萨满坐骑^⑦。另一种是抬鼓，圆形体大而重，声音宏阔粗犷，代表高山险峰、惊涛骇浪、山崩雪陷。德列斯堆 38 号墓在腰铃之下有一条圆柱形的“短鞭杆”，可能就是萨满敲击神鼓之鼓鞭。根据神鼓上缀铜钱和布帛彩条还可以推测该墓的五铢钱和白石珠都是神鼓上的缀物。



图三 1. 恩加那善人的帐神（神偶） 2. 满族的抓鼓（鼓神背面）
3、4. 突厥墓中的悬铃饰件 5、6、7. 金代青铜人像

三

1985 年在南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的郭伊巴拉（位于叶尼塞河上源的一条支流阿巴坎河附近）发掘了突厥时代的冢墓。在 7 号墓中发现了 2 件鸟展翅形的金饰件，鸟翅尖各悬 1 件铜铃，上端两侧各悬 1 件铜铃，中间是一人像，背面上端有一挂钩^⑧（图三：3）。该墓还伴出菱形悬铃饰件，上角有穿纽，左、右、底角皆悬挂 1 件小铃（图三：4）。该墓年代被断为公元第 1 千纪末，即相当于晚唐、渤海时期。

俄国南西伯利亚、中亚和我国新疆的突厥墓前往往有石人像，即通常所言的突厥石人。斯科别列夫认为饰件上的人像是突厥墓前石人雕像的仿制品。突厥石人实质上是萨满教替身偶的一种表现，突厥石人的身份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突厥有杀人于墓前立石人之俗，石人是被杀掉的战败者像，持杯供奉英雄；另一种观点认为石人是英雄本人的像，持杯饮酒，受

人祭拜。饰牌上的人像不可能是这两种身份的人，因此，不能仅仅着眼于胸前持物这一特征就把它看作是墓前石人的仿制品。实际上，突厥石人流行左手持酒杯或酒壶，右手按在腰带之军刀上，绝大多数石人有胡须，是身经百战的男子武士，女像极罕见，仅在中亚等个别地区有所发现。而此件佩饰上的人像没有军刀之类的武器，胸部有明显的双乳特征，斯科别列夫认为是女神像。其双手于胸前持拿一盒状物，不是饮酒之具，差别甚为明显。

我国内蒙古、东北和俄国的远东南部都曾发现过金代铜人像，头上有一个吊纽，也是佩挂于人身上的物件。俄国远东南部发现的这类铜人像最多，以女像为主，穿戴打扮不一，为女真萨满教所崇拜的各种神偶像。铜人像的造型风格与突厥佩饰上的人像相同。如滨海边区赛加城出土的1件铜人像，下部造型呈倒梯形，双手于胸前捧盒（图三：5），另1件的头部与之相近⑩（图三：6）。手捧之盒可能是能恩惠于人的神盒，与饮酒无关。突厥曾一度统治蒙古高原，东际于辽海，靺鞨与突厥之间曾存在着文化上的直接交流。例如，在吉林市查里巴靺鞨墓出土的蹀躞带铐⑪与俄国阿尔泰地区杜埃克坦3号突厥墓出土的带铐⑫在外形和花纹上都极为类似（图四：1、2），显然是突厥带铐东传之物。女真来源于靺鞨，又都崇信萨满教，女真与突厥在文化上存在着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俄国滨海边区乌苏里区诺沃尼利科发现的1件铜人像⑬背部扎系双翅，昂首曲膝，向前飞行，显然是萨满升天请神形象（图三：7）。满族萨满野祭请飞虎神、鹰神、布星神都要在背部扎系双翅。郭伊巴拉7号突厥墓的带人像饰件作为一个整体观察，亦是戴神帽的女萨满，背带双翅，悬挂铜铃，头后圆形的神光板表示有着特殊的神魔法力。该饰件的双翅特大，有如蒙古高原上的大鹰之翅。富育光、孟慧英在《满族萨满教研究》的鸟神祭祀中列举了北亚许多

民族都有鹰雕变成第一位女萨满的传说。如满族有的族姓传说，鹰神从火中叼出一个石蛋，生出第一个女萨满。有的族姓传说，天神阿布卡赫赫让一只母鹰从太阳那里飞过，把光和火装进羽毛里，带到世上，神鹰被火烧毁翅膀，死于海里，鹰魂化成了女萨满。布里亚特人传说最初的萨满是鹫与女人所生。雅库特人传说萨满是神鹰之后裔⑭。古突厥人传颂神鹰与一女子在岩洞相交，生出世界上第一个女萨满⑮。所以，我认为这件佩饰可能是突厥萨满佩带的萨满始祖像。

突厥的菱形和鸟展翅形饰件的挂铃方式与鲜卑步摇完全相同，因此，这些饰件的创作是效仿鲜卑步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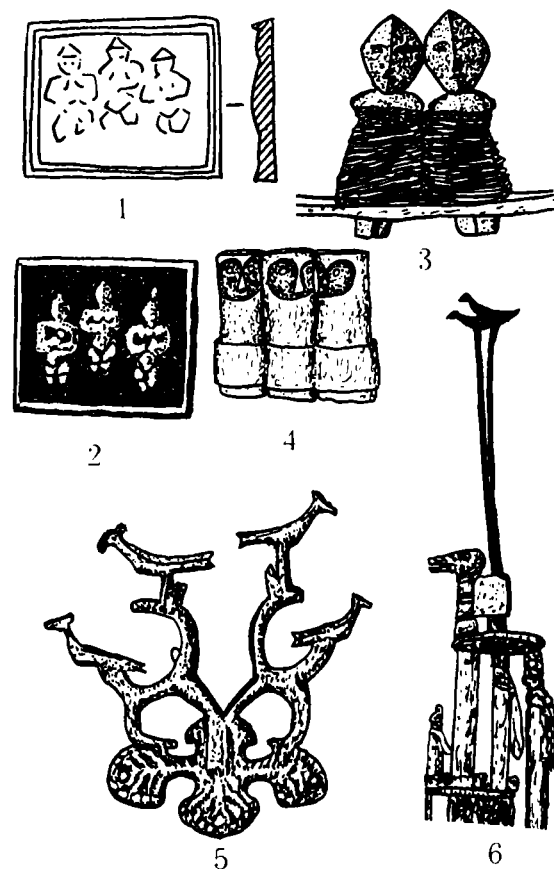
四

70年代在黑龙江省绥滨三号墓地的第3



图四

1、2. 铜带铐(1. 吉林查里巴靺鞨墓出土 2. 俄国阿尔泰地区杜埃克坦3号突厥墓出土) 3、4、5、6、7、8. 靺鞨墓和辽代女真墓出土的牌饰(3~5. 吉林杨屯靺鞨墓出土; 6. 绥滨三号墓地女真墓出土; 7、8. 俄国科尔萨沃墓地出土)



图五

1~4. 三女神牌饰与满族神偶 (1. 双城村金墓出土; 2. 赛加城出土; 3. 满族的船神; 4. 满族的三女神) 5. 奥洛奇人萨满的祭台和神柱 6. 赛加城出土的牌饰

号墓中出土了一条猪皮腰带, 折叠 4 层, 带面上缀有 19 块青铜的方形镂空牌, 牌下端系着小铜铃 15 枚^⑤。铜铃是圆形的, 两侧有小耳, 底有透音缝, 顶有吊纽, 吊纽直接贯于带铐之下端穿孔内 (图四: 6)。这类牌饰在靺鞨和辽代五国部女真墓葬中有大量的发现。如吉林市的杨屯^⑥ (图四: 3~5) 和查里巴靺鞨墓、俄国的犹太自治州乃依费尔德靺鞨墓^⑦、科尔萨克沃 (图四: 7、8) 和纳杰日金斯科耶的五国部女真墓^⑧、绥滨三号的五国部女真墓等。此类牌饰的主要特点是呈方形或长方形, 有的上缘作并列的正视鸟形, 或由鸟变成的锯齿形, 有长条形和十字形镂空, 有直线和之字形纹饰。此外还伴出少量的圆

形和盔形镂空牌饰。王培新认为二者可以配合使用, 把它们统称为靺鞨—女真系铜带饰, 并对其形制的变化进行了较详细研究, 认为它出现于 6 世纪中期以后, 到 12 世纪初消失^⑨。本文亦沿其称呼。

与靺鞨—女真系铜带饰伴出的铜铃不但数量多, 种类也多, 有圆形、长圆形、圆形两侧加耳、圆形加面像、蛙形架连铸双铃、铎形等多种。铜铃与牌饰的连接方式除直接贯于透孔外, 还有以绳或环连接的。因为在查里巴墓地出土的牌饰下缘完整, 铜铃的吊纽完整, 二者应以绳或环连接。铜铃的性质是萨满法器之腰铃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王培新又进一步提出靺鞨—女真系带饰也是萨满通神的专用法器^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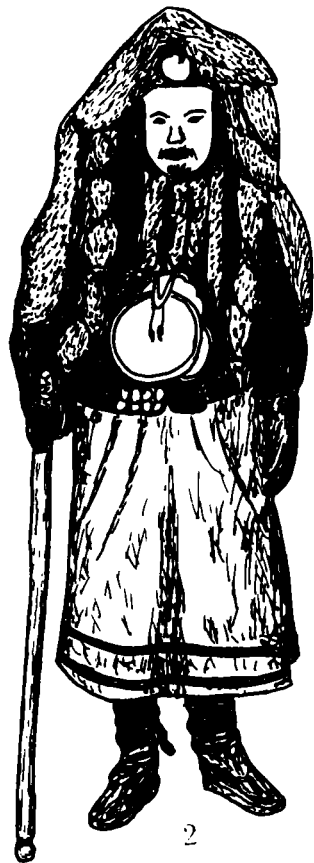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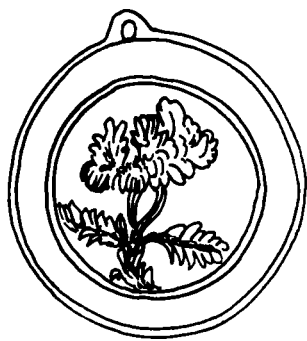
靺鞨—女真系铜带饰风格独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但追其来源, 我认为来自匈奴的透雕牌饰。镂孔的圆形和盔形牌饰与外贝加尔德列斯堆 38 号墓的环形牌饰存在着渊源关系。方形牌饰与该墓的动物纹牌饰也有渊源关系。双马纹牌的上缘作展翅的鸟形, 牌饰的设计变幻而神秘, 有浓烈的通神色彩。靺鞨—女真系牌饰不但在外形上与之近似, 也有镂空这一最主要因素, 而且唯一所见动物形象也是位于上缘的十分简约的正视鸟像。匈奴时代是透雕青铜腰带牌饰的极盛时代^⑪, 除了有大量的图案丰富的透雕动物纹牌饰之外, 还有长方形的几何纹牌饰, 以直线、之字形纹为主, 而直线和之字形纹又是靺鞨—女真系牌饰上常见的纹样。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明显的。

匈奴之后的鲜卑仍沿用透雕动物纹牌饰, 但出现了明显的衰落^⑫。三燕时期的腰带和马具的透雕几何纹却十分发达^⑬, 三燕处于 4~5 世纪上半叶, 与靺鞨—女真系铜带饰出现的时间接近。随着突厥的兴起, 透雕牌饰和马具在欧亚草原上趋于消失, 而流行浅浮雕的写实的动物纹和花草纹牌饰。位于草原之东的平原山区之靺鞨, 一方面在日用腰带上接受了突厥风格的腰带牌饰, 另一方面在萨满教祭祀中的腰带牌饰却仍保留了透雕镂孔的古制, 并融进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和表达宗教信仰的符号 (如之字纹可能表示蛇类

神，十字表示通四方，竖条孔象征通天），多层次的设计似乎看起来繁琐，却暗示着萨满教多层次的宇宙观，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鞅鞅—女真系铜带饰。匈奴萨满的动物牌饰特点是形象、变形、夸张，而鞅鞅—女真萨满的几何纹牌饰艺术特点是简化图形、抽象符号和复杂组合。后者更适合在一小块牌饰上表达更多的象征内容，以体现萨满教多神灵崇拜的性质。

1980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代女真墓地发现了5件带有3人图像的铜质腰带牌饰，因牌小，图面锈蚀，人像面目不清，发表了一幅线图，极为简略，仅勾勒出了人的基本轮廓^②（图五：1）。滨海边区赛加城也发现了3人图像的腰带牌饰^③（图五：2），3人都是正面像，尖顶，双手于胸前持物。根据近十几年大量的东北满族民间萨满教调查资料而知，满族神偶中表现女神有几种方法，其中之一是用尖顶表示女性神^④，如珲春满族胡姓供奉的船神二姐妹皆作尖顶（图五：3）^⑤。女真为满族先世，尖顶像也可能是女神像，受此启发，再细审双城村和赛加城出土的3人像腰带牌饰，双乳都明显突起，因而可以肯定都是女神像。这是金代女真腰带牌饰中仅见的人物类牌饰。阿城双城村与滨海边区的赛加城相距较远，牌饰上的人物图案完全雷同，故推测与某一流传甚广的萨满教传说有关。创世三女神是满族萨满教神话中最主要的神话之一。最早的人形神是在云、水、雷感中诞生的宇宙三姐妹，她们形影不离，同时出现，同时隐去，六只眼观望六个不同方向，主宰宇宙大地的安宁^⑥。其中就有天神阿布卡赫赫，她是光明、正义创造的不可战胜的大神。另一位布星神司天空星星，没有她的帮助萨满就不可能通天请神，是萨满背灯祭（夜间熄灯祭祀）的主要祭祀神。在珲春满族那木都鲁氏仍珍藏着家传二百余年的三女神神偶^⑦。神偶被放在桦树皮制作的椭圆形盒内，盒正面雕刻云朵、水和女性生殖器，象征着宇宙源出的物质和三女神的诞生。三女神用圆木制作，大小、形状相同，并排插入一个套中，表示形影不离（图五：4）。我认为金代铜带饰上的3人图像就是萨满教

• 3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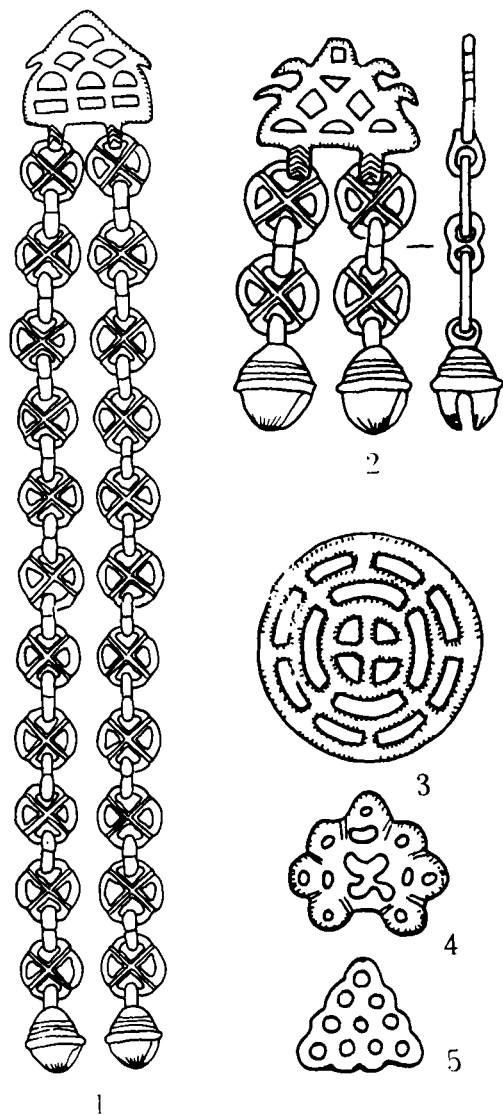


图六

1. 阿南耶夫城出土的小镜 2. 那乃人大萨满的服饰

创世三女神传说的故事图。

赛加城60号房址中还出土1件特殊的铜牌饰，通高6.4厘米，底座是十字形花托，托的左右叶和下叶各有一个透孔，花托之上是树枝形弯枝，顶枝站立两只鸟，下枝蹲坐两只鸟^⑧（图五：5）。今俄国境内的分布于哈巴罗夫斯克的奥洛奇人，萨满祭祀在村外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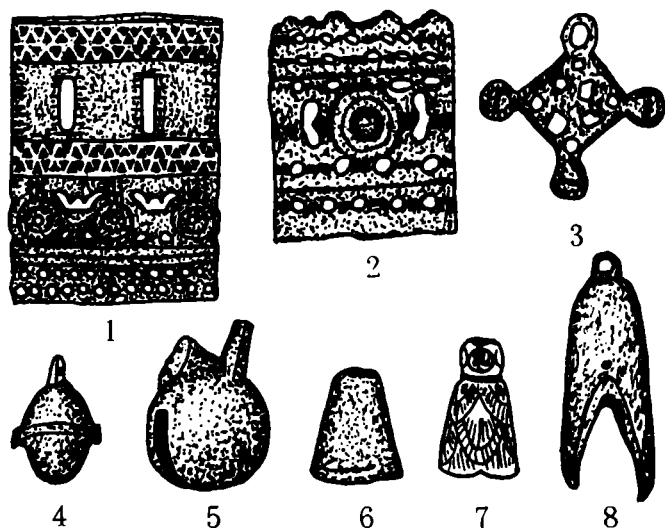
图七 明代女真墓出土的牌饰

中设祭祀场，安置一些雕刻花纹的木柱（称为“图”），柱子头是木制的类人形像和动物头像，鸟位于最高柱子顶端，柱子最高达8~10米。鸟最大者达1米。祭台分两层，上面设祭猪狗等牺牲^⑩。柱和台多层次，象征着宇宙是多层次的，鸟位于柱之最顶，表示通天（图五：6）。赛加城出土的这件牌饰也是鸟位于枝头，且分层次，也应是萨满用具。十字在萨满教中是通四方，十字形托加上高枝立鸟，表示萨满能通达四方天地之神灵。据《满族萨满教研究》中介绍满族各姓神帽不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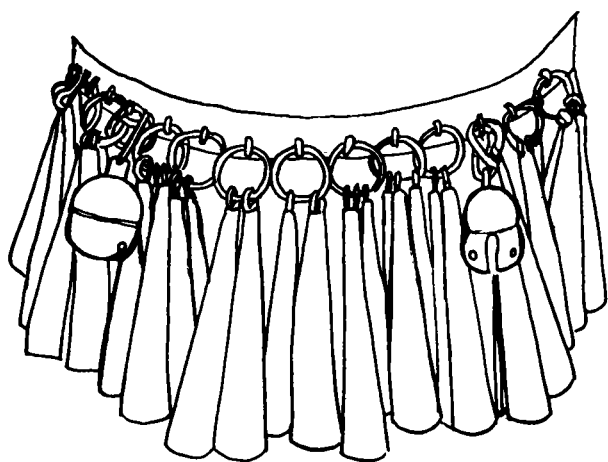
相同，有饰鹿角者，但多饰鸟，鸟的数目不等，数目多少由各姓自定。每姓内萨满头饰鸟的多少表示萨满神力大小、等级高低。故赛加城出土的这件牌饰应是萨满神帽上的饰物。

赛加城出土的这件帽饰上的鸟是站在树枝上，此树枝似与萨满教世界观之“宇宙树”信仰有关。《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版萨满教条载：“宇宙典型的萨满教世界观见于东北亚诸民族中。在他们看来，宇宙充满了居住灵体的众天体。他们自己的世界是圆盘形的，像个浅碟子，中部有一孔通向下层世界。上层世界位于中层世界即地球之上，它有一个比中层世界大许多倍的拱顶。地球即中层世界位于水中，驮在一头巨兽的背上，它可能是一只龟，一条大鱼，一头公牛，或者一头猛犸。这些动物一活动即引起地震。地球被一宽阔的带子围绕着。地球上有一高柱子与上层世界相接。上层世界有许多层——三层、七层、九层，或十七层。地球的中心长着一棵‘宇宙树’，上接上层世界诸神灵的居所”。宇宙树即天人相接的象征。满族萨满保持的神谕道：登天云，九九层，层层都住几铺神^⑪。那乃人萨满教神话中宇宙神树枝间生活着本氏族的先人和亲属的灵魂鸟，灵魂鸟飞降到大地上最近的树枝上，再进入妇女腹中，就产生了后代生命^⑫。满族许多姓氏至今仍供奉本族的神树，野祭之神竿（即神柱）用山最高处的树制作，选九杈者象征九层天。

在金代城址中还经常遇到小型的带吊纽的镜子，如滨海边区阿南耶夫城32号房址中出土镜子为圆形，直径6.8厘米（图六：1）；赛加城77号房址出土的镜子为花边形，直径5.3厘米，顶部皆有小吊纽^⑬。俄国境内的那乃人（我国所称的赫哲人）之大萨满，在神帽上有铁质的枝叉头饰，佩挂小铜镜，披上用熊、狐狸、狼等的毛皮制作的条带，胸下佩挂较大的铜镜^⑭（图六：2）。在《满族萨满教研究》刊出的刁落哈拉大萨满的彩色图版上也能清楚看到神帽之盔前挂着1件小型铜镜。道教和佛教都视铜镜为照妖镇魔之法器，但在萨满教中，铜镜除了有降妖镇魔作用外，



图八 赛加城址出土的牌饰和铃



图九 现代满族腰铃

还是太阳、光明、温暖的象征，萨满征服某一恶魔区，探索某一未知的天界，都要依靠光明照耀^⑥，所以萨满神帽前佩带 1 件小铜镜。

五

1989 年在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发现一座明代女真人墓，出有明代青花瓷碗、镂孔铜饰件、142 颗蓝色琉璃珠、玉璜、铁镞等物。最引人注目的是 4 件组合佩饰，大小各 2 件，结构相同（图七：1、2）。上端是一个近于三

角形镂孔牌饰，牌饰上侧边有简化的鸟头，下缘有吊纽两个，纽中穿插着两条由花形和 8 字形节交替组合而成的花链，链下端挂着小铜铃。其中大者通长 28 厘米，小者通长 7.6 厘米。还伴出圆形镂孔牌饰、三角形镂孔牌饰和蝶形镂孔牌饰^⑦。圆形镂孔牌饰仍基本保留着靺鞨—女真系牌饰中的圆形牌饰风格，只不过外圈镂孔由 4 个变成 8 个，内圈镂孔由 8 个变成 4 个。其它形状的牌饰是方形牌饰的变体形式，主要特点是外形富于变化，不再拘泥方形；镂孔没有主次之分，出现错位排列方式；鸟像由正视变为侧视；铜铃悬于链上，链悬于牌之吊纽上。12~13 世纪的赛加城出土的 1 件菱形透孔牌可能是明代女真透孔牌饰的先声（图八：3）。

《满族萨满教研究》刊出的彩色图版中，有满族萨满腰铃，是在皮带上吊大活环，环上挂长锥形铁铃或铜铃（图九）。圆形铃历代变化不大，锥形铁铃虽然变得细长，但仍能看出是由矮的锥形平底铜铃演化而成。布里亚特人在萨满腰带上仍缀镶太阳形的铜质圆环、金属小铃铛^⑧。那乃人的萨满腰带上也保留缀金属牌饰的传统。

萨满所用的腰铃和各种饰牌是萨满教宗教观念的集中体现和使神与人联系的重要工具，在西伯利亚的匈奴墓和突厥墓，在我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南部的靺鞨墓和辽代五国部女真墓，以及在滨海的金—东夏国的城址和辽宁的明代女真墓中陆续发现萨满的腰铃和饰牌，从考古上证实了萨满教是北亚和东北亚区域性宗教，有着悠久的稳固的宗教形式和信仰核心。6~11 世纪的靺鞨和女真墓葬中发现的腰铃和牌饰最多，其它则只是偶尔出现，其原因应是葬风所致。《辽史·礼志》记契丹在正旦时驱除帐内外之鬼魔的仪式是：“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这与女真立新房之驱鬼仪要执箭、爆盐、晃腰铃、烧地拍鼠

仪式同^②，所以也是萨满鸣腰铃驱鬼魔。但辽代契丹墓中却未发现能明确判定为萨满的腰铃和牌饰。金代女真人墓中还未发现腰铃和悬铃之牌饰，但在赛加城址中却有出土（图八），该城未发现早期遗物，属于金到东夏国时期，反映金代女真人仍使用靺鞨—女真系牌饰。满族负有盛名的大萨满采用特殊葬法安葬，一般萨满则与族众葬俗无异，若依此思路推想，靺鞨和五国部女真人可能流行萨满用腰铃和牌饰入土之葬俗，而其它朝代则只有某些萨满才能把腰铃和牌饰作为随葬品。

注 释：

- ①②⑥⑦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富育光、孟慧英：《满族萨满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 ③ A·B·达维多娃、C·C·米亚耶夫：《出自德列斯堆墓地的青铜腰带牌饰》，《苏联考古学》1988年第4期。
- ④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 ⑤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伯利亚民族》第655～656页，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1956年。
- ⑧ C·T·斯科别列夫：《带古突厥女神像的佩饰》，《苏联考古学》1990年第2期。
- 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B·B·沙弗库诺夫：《十二～十三世纪女真——乌底改文化和远东通古斯民族起源问题》，莫斯科，1990年。

- ⑩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文物》1995年第9期。
- ⑪ B·H·多布赞斯基：《亚洲游牧人饰牌腰带》，新西伯利亚，1990年。
- ⑬ 孙秀仁、干志耿：《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 ⑭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7，科学出版社，1991年。
- ⑰ 奥克拉德尼科夫：《犹太自治州乃依费尔德镇的靺鞨墓地》，《西伯利亚考古文集》，新西伯利亚，1966年。
- ⑲ B·E·麦德维杰夫：《黑龙江女真文化》，新西伯利亚，1977年。
- ⑳㉑王培新：《靺鞨—女真系铜带饰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 ㉒ 乌恩：《中国北方青铜透雕带饰》，《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杜正胜：《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合刊。
- ㉓ 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 ㉔ 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1994年第11期。
- ㉕ 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 ㉖ 铁岭市博物馆：《铁岭银州区喜庄子明墓》，《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

〔责任编辑、校对 陈春霞〕

吉林长岭县腰井子村发现鱼形玉佩

这件玉佩是1986年春，于吉林省长岭县三十号乡腰井村（屯）北50米处的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采集。

玉佩为青玉质地，呈环状椭圆形，通体磨光，素身无纹，最大外径4.4、厚0.3厘米（图版二：3）。其上有裂痕一道，在一端的边缘上磨出一个豁口，并于其上方钻一圆孔，两者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分形象的鱼的头部。在佩的上部边缘处，又有一“U”形豁口，仔细观察，知其原本是一个穿绳系佩的小孔，后因残损所致。

据考古发掘资料，腰井子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吉林农安左家山类型极为相似，属新石器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存，距今约7000年左右。

（郭 珉）